

傅作義失足恨 (續完)

——北平和談與綏遠淪陷真相

張遐民

和傅作義懇談大局

傅作義送徐永昌、馬子寅等走後不久回來，讓我與他對面坐下。首先他詢問我廣州重慶大後方的一般情況及李代總統囑轉達的意見。我簡要作如下的陳述：

(壹)大局的情況：

第一、八年抗戰，民貧財盡，軍民都希望和平確為不爭的事實，因而民心士氣似現消沉。

第二、國人需要和平，而共匪是要擴大叛亂，搶奪地盤，毛酋未遵行華北停戰條款，就是明顯的實例。

第三、華北和談、平津失守，影響中華南戰局甚大，如綏遠再淪於匪手，則西北全局瓦解，而大局前途將更不堪設想。

(貳)李代總統之囑言：

第一：戰局絕不悲觀，華中白崇禧指揮的部

隊，一定可以阻止住匪軍的攻勢。

第二、美國之軍援不久可以到達，代總統與白吉爾中將會談結果，美援械彈運到後，可直接補給傅部。

第三、望傅總司令審慎考慮，確保西北，中樞絕對信任你。

我報告畢，傅笑向我言：「中樞信賴我，領袖倚重我，我也知道，但遠水救不了近渴，美援早不補給，即使今後還有美援，亦嫌太晚了。」接著他問我：「依你個人的看法，此時此地，我們應當如何做？」

我說：「我不知總司令此次返綏究竟是爲了什麼？客觀和主觀的情勢既不明白，如何能提出對策呢。」

傅說：「你先不要問那些，你站在我的立場，替我打算，提出你的意見。」

我被問得不得已，遂建議傅採取下述上、中

、下三策：

上策：「總司令應領導全省軍民與共匪作戰到底，即使戰敗不能成功，亦可犧牲成仁，名垂青史，流芳萬世。任何一個人，遲早總有一死，死要死得其所。」

中策：「總司令隨徐部長離綏南下，到中樞任事，並申明不能與共匪合作之原因，此間一切交董主席全權主持。如此，可堅定中華南軍政首長剿匪之決心。」

下策：「總司令移駐綏西河套，既不南下，也不去平，靜觀戰爭的演變，再作打算。」

我接着說：「我望總司令採行上策，如認爲困難，可採行中策；絕不應採行看風色，投機取巧的下策。」

傅聽我陳述後，含著眼淚說：

「遐民，我返綏後，曾分別召見軍政幹部及地方人士，請他們表示意見，但沒有一人能像你

剛才提出的三點珍貴的建議，不過你要知道，走上策是對的，可是我們目前的實力有限，甘肅省已為共匪控制，我們受兩面夾攻，如何能抵擋住這股紅潮呢？如不幸敗退，我們又能退到何處呢？徒作無代價的犧牲，將如何對領袖和國家交代呢？走中策最妥適，但這是完全為我自己打算，多年追隨我的袍澤及各級幹部，他們的眷屬子女，既都流落在平津察綏各地，我怎能忍心把他們丟下，自己一人蹣跚到大後方呢？下策雖不好，但可緩衝，不過最後還是沒有結果。好，我再深加考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奉派自廣州飛重慶轉往綏遠公幹並勸說傅作義懸崖勒馬的徐永昌將軍。

慮一下。」傳說到此地，突然轉變了話題問我：「馮民你明天仍隨徐部長到後方去，抑留綏工作呢？」

我答：「看此間的情勢而定，如工作需要我就留下；否則，我即隨徐部長飛返廣東。」

傳說：「我希望你不要走，協助我工作。」

我問：「總司令此次回綏究竟爲了什麼？可否明示一二？」

傳答：「你留下不要走，我改日再告知你，過幾天或者你自己就知道了。」時已至午後二時

三十分，我遂辭去。

走出皮革廠，去中

國銀行拜訪徐部長，隨

員對我說：

「部長身體不適，

現在休息。」

我問：「部長與傅

商談結果如何？」

他們說：「恐怕沒

有結果。傅與張廳長談

話情形怎樣？」

我將大意重述，並

請轉陳部長參考。我拖

著疲倦的身子回到省行

寓所，進門見包頭市警

察局長劉志强（綏籍警

校卒業）一人在屋。他

神情緊張的問我：

「廳長，你們從昨

天返包，到現在知道傅、鄧回綏究竟爲了什麼？」

我答：「迄目前爲止，尚不十分清楚。」

劉說：「就我所知，傅等回來完全是爲領導董其武、孫蘭峯等附匪。昨天你們下飛機時，他們正在廳長住的這個地方，由傅率領軍政幹部及立監委員民意首長和代表簽字附匪，他們沒有即時趕到機場，就因簽字未畢。衆人都簽字了，僅有孫司令長官未簽字。廳長，局勢難以挽回，請你保重。我不便久留，再見。」

傅作義的天真想法

十七日晚六時，董主席其武在省銀行設席宴請馬子寅及徐部長隨員，傅作義、鄧寶珊等均陪席，飯後，徐部長以胃疾發作，先由傅送回寓所休息，鄧與徐之隨員及劉萬春軍長，衣復恩諸君留省行茶敘。

鄧先問我：

「後方情形如何？」我擇要陳述。鄧又問：

「馮民兄，你作何計劃？」

我說：「我是個國民黨黨員，個人還有什麼計劃，國民黨在，個人則生；國民黨不在，個人則亡。」鄧聽後接著說：

「我們二十七年在榆林第一次見面以及抗戰勝利後防衛綏包共渡難關時，我早了解馮民兄是國民黨一個忠實幹部，也是傅先生一個得力的幫手，今聽了你的抱負與決心，更使我敬佩。不過要知道歷史上有許多成名的人，如文天祥之殺身成仁，陸秀夫之抱幼主投海而亡，這種不怕死的精神固值得後人崇敬，但他們對宋、明兩朝的

覆亡究竟有何補益？我的意思，我們必須先求自我的存在；自我能存在，才有機會談到為對國家民族做些什麼；如自己完了，還有什麼計劃可談。實在說多年來國家的事，即因當局者之私與偏二字壞了，共黨固然不完全好，但人家多數是實幹。我們今天無論說什麼，也必須先求自我的生存。退民兄要多考慮一下。」正談話間傅與董又返來。傅坐定，即詢我們同行的鄧和組長：「閻院長伯川近有什麼新著作發表？」

鄧答：「僅知院長於政務百忙中對我國古籍，仍手不釋卷。」接著鄧寶珊說：「毛主席也是手不釋卷，所以他才能隨時有新的卓見發表出來，供我們學習。」

傅突然用手拍着茶几憤怒的說：「什麼新的卓見，那都不外是些盜名欺世的狂言而已，實在不值得我們學習。」傅講出此話後，馬上又現出笑容說：「是的，今天一個負責重任的人，必須要學習新知識，才能勝任所負的工作。我知道閻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談話至此，傅之秘書樊滌青來報告：「徐部長病情重，不時嘔吐，應送醫診治。」大家遂分別走開，我陪同樊延請留在包市的一個日本醫生叫山田者，為徐診治，至徐之處所，已吐止而平服。傅說：「一次震兩天來飲食不適，氣候較冷，因而致病，我心不安，先讓他休息，看病情變化再為診斷。」日醫留藥隨同大家走開，時已十時許。

我與董主席因事返回省銀行，心情都十分沉重。董說：「退民，晚飯恐沒有吃好，叫廚子弄兩個小菜，煮兩碗麵，我們邊吃邊談，好嗎？」

我說：「主席，還有什麼好談的呢？」董說：「你先把這兩天所見所聞，尤其是你和總司令會談的詳情說說。」我當即將大局情勢及對傅之進言復述，並悲憤的繼續說：「主席，我們不應當回來，總司令與你們已簽了附匪的電文，還有什麼可談？」董非常驚奇的說：「你聽誰講？」我說：「我是個綏遠人，消息的來源比較多一點。」董接著說：「退民，你既已知道，那我也不應該瞞你，就我所知，詳細告訴你。」以下董敘述的就是前述「解放」綏遠毛酋對傅提出的四項條款，董並說：

「總司令是絕對忠於國家和領袖的，他因為北平和談，是出於情勢所迫，出於不得已而為之，今如能利用解決綏遠的問題，而能達到坐守西北蘭州，以綏省現有之部隊為基本力量，再聯合馬家的子弟兵，等待一適當時機，必能予共匪重大打擊。」我聽後即問：「毛酋的承諾能兌現嗎？」主席你也相信這一套嗎？」董說：「我也曾再三向總司令解說，但未被採納，只好跟著走，成功或失敗。現在不能計較了。」我說：「主席如認為未必能成功，即應以去留來勸諫總司令，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愚忠，何不於明日隨徐部長離開綏遠呢？」董含著眼淚說：「退民兄，你要知道我是經總司令一手提拔起來的，我怎能這樣做，前途如何，祇有聽之命運了。」他接着又問我：「總司令要留下你，你將如何？」我說：「果如主席所言，我毫不考慮留下來待死，如總司令接納我提出的上策，我也絕不走開，以盡一個國民黨員應盡的責任。」談話至此，天色發亮，

已四點鐘了。我們散後，各回宿舍休息，輾轉反側，不能成眠。

含淚道別心情悲痛

八月十四日晨五時起床，董其武即入室說：「我去報告總司令，說你要決定離綏，你稍待，我馬上即回來。」我正收拾衣物，董即進門告我：

「總司令希望你留下，並讓我告知你他返綏的經過及計劃，他說：『退民了解一切情形後走與不走由他自己決定。』我希望你不要走，我們共同衝破此一難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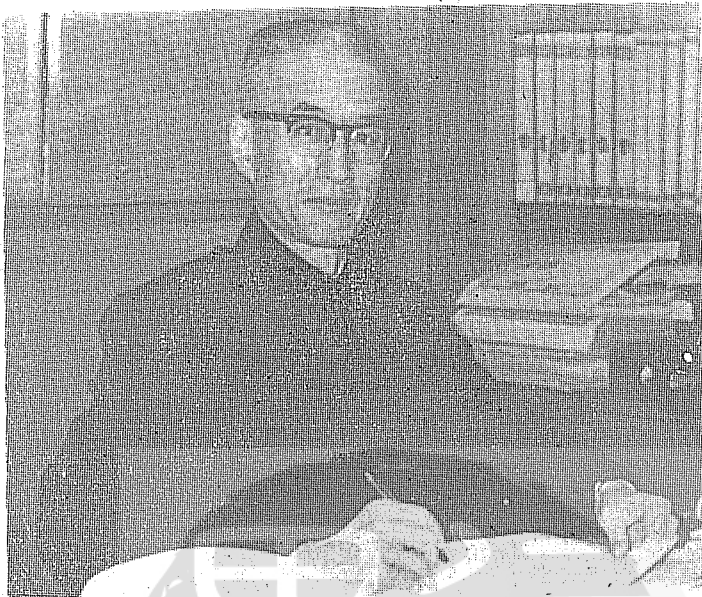
我說：「主席，除你昨夜對我說的外，總司令是否還有其他辦法？」董說：

「再無別的計劃。」

我說：「如此，我實不願留此，留下不惟無用，反增加你們的麻煩。」董握著我的手說：「那我們各自珍重了。」

九時許，徐部長等一行及傅、鄧、董齊至機場。我正和由綏遠民眾抗日自衛軍改編而予以整補的三個騎兵旅旅長鄂友三、高理亭、喬漢魁交談，傅知我要走，特招呼我走過去，並說：「退民，其武把我的話轉告你沒有？」我答：「已對我講了。」傅接著說：「那為什麼要走？你還不相信我嗎？我還保障不了你嗎？希望你留此協助我在黨方面多盡點力，國民黨必須從根做起，否則主義雖好，也不能在民間實現，你不要走。」傅隨即告訴他的身旁的副官王子餘說：「子餘，你叫人把張廳長攜帶的衣物從飛機上取下來

。」「
我答：「總司令，我和共產匪徒鬥了二十多年，了解他們心狠手辣。今天總司令能保障我，明天總司令恐怕連自己也保障不住了。我此次返來，是受李代總統囑託，向總司令轉陳中樞的意見，現在也應將總司令的意見轉報代總統，因而，我還是隨徐部長先去廣州為妥。」傅聽了



本文作者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輔仁大學教授張遐民先生

我的話，面色顯的發紅，但含著笑容說：「好，士各有志，我不過分勉強，你走吧。不過你出去不必對任何人為我解釋，目前我甘願作國家的罪人，受國法和黨紀的制裁，我祇有將來以事實作證明。我再告訴你：這一股紅流激浪一時是無法阻止住的，你去廣州，去重慶，甚而去台灣，恐怕都躲不開這股紅流的衝擊，我希望你如無其他特別要務，可以寄住香港，一面靜觀大局情勢的發展，同時必要時，我可以設法照護你。」我答：「謝謝總司令的關愛，我也祝總司令心身健康，計劃成功。」十時三十分起飛，行者與送行者大家都心情悲痛，含淚道別。我在機上，不禁自問：「中央的飛機何時再來此地呢。」當晚宿寧垣，匪軍已進迫同心城。二十日午前九時起飛，代主席馬敦敬同行。經酒泉於午后一時許安抵重慶。徐部長偕馬代主席趕赴黃山晉謁總裁蔣公。

投機失敗弄巧反拙

我們抵達重慶後，傅作義即於二十一日向毛發通電，傅作義董其武於二十三日赴平參加偽「人民政協會議」。綏遠到此淪陷，共匪誘騙之目的終於達到，而傅作義坐鎮蘭州待機而動的計劃果能實現嗎？事實證明，完全落了空。於此，我總結幾點淺見，以供寫現代中國史的學人作參考：在共黨方面

：①毛澤東為了一面倒，久欲打通與外蒙和蘇俄間國際路線；解決察綏問題，即是達成此一企圖第一步。

②共軍佔據了平津，即調派其主力積極南犯，如傅部十數萬人向平津出動，便會牽制毛共南進的計劃，故對傅不得不虛予安撫。

在傅作義方面：

①北平「和談」，傅作義吃了虧，給予他急功好名心理上重大的打擊，因此他必須尋找有利的機會，對共匪作一反擊，藉以答覆領袖和國人。他認為毛偽許諾的條件就是大好的良機。

②甘、寧二馬（馬子香、馬少雲）政見不調，董孫（董其武、孫蘭峯）用心不一，此都需要傅居中調處。他先返綏，再去甘，即擬完成此一任務，進而統一駕馭，實現其大西北的計劃。

在鄧寶珊方面：

①鄧久不得志，留住榆林期間，即經其女鄧團子拉線與毛偽早有來往，鄧陪傅作義返綏，是奉毛偽命監視傅之行動，並讓傅不要跳出佈下的陷阱。

②鄧在毛傅之間，左右逢源，運用自如，最後拉傅下海，為匪作僱，鄧作了偽甘寧青三省政委會的主任委員兼偽甘省政委會的主委。偽政協開過後，傅作義送請毛澤東允其返綏未准，綏省政府全部更換了新貴，十萬部隊被改編並調至平郊整訓，綏省銀行發行之鈔券禁止通行，留綏黨政軍幹部，十之八九被鬥爭清算。傅之一場大夢醒了，而他之一生也至此完了。有人評論傅：「

投機失敗，取巧成功」，我認爲他：投機固失敗，取巧也沒成功。

註二：據董主席其武三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復綏省府駐穗辦事處楊處長慎五電：「來粵電悉，傅公於有抵綏，因舉棋未定，不能報告。董其武未世。」又據第九兵團孫司令官之高級參謀冀聘之，乘送款飛機抵穗談：「傅鄧二公偕高級人員李參謀長伯屏。張高參澤清、于廳長純齋及秦豐川、王克竣、閻又文等二十餘人，由平乘專車至綏屬旗下營車站，綏方派專車接回。鄧先駐歸綏市，因夜間聞槍聲，董爲其安全，又移駐包頭市。傅駐歸包間之麥達召。傅之態度不明，但時出外爲各部隊講話，並指斥共黨之缺點。並聞傅返綏時，由共方帶回銀幣一百萬元，青布十萬匹，而察綏存平津之物質，除軍用品外，全部發還。

註二：筆者於三十八年七月十日，以綏省財政廳長身分，奉董其武主席命，隨綏省府建設廳長潘巖四先生飛穗向中樞報告綏省軍政情形，並請接濟。在穗停留期間，分向黨政負責當局詳陳綏情。迭接董主席電知綏省處境日險。會青海駐穗郭處長，得悉守蘭州部隊已於二十五日晚撤出蘭市。西北重鎮隴守，今後寧綏無依，青海孤立，而西南亦將感受威脅。各軍事當局，奈何各自坐視，被敵人分別擊破，自找死路。時屆八月初，筆者正洽妥中央黨部疏散船花運輪赴台洽辦他事，忽於六日晚七時許，接總統府侍衛長李宇

清電話：希於九時許來總統府見李代總統。筆者遵囑前往，由方武官期齡、第二局長黃雪邨等陪敘傅返綏後之一切，並說明代總統希望筆者隨徐部長回綏遠一行。未久，代總統自內會客室出，並引見徐部長、王委員鴻韶（前代總統之參謀長）。徐走後，李代總統囑筆者至另一會客室坐談。李先說：「聞楊慎五處長說，張廳長退民與宜生（傅作義號宜生）在綏共事多年，知傳較深，且傳一向重視你的意見，故擬請你陪徐部長返綏，向傅轉陳大局之動向及中樞對他的期望，主要：（一）中樞尤其我（李宗仁自稱）個人

對宜生絕無一點成見。（二）詳告白吉爾中將在港會談經過，西南戰局不足爲慮，華中作戰計劃以及世界局勢演變之趨向。（三）如傅不便即時動作，應將其作法詳告中樞。（四）我們可慮者是鄧寶珊從中作祟。（五）返綏後如情勢許可，常通電，必要時設法返穗報告。談至十一時，專車送返旅寓。七日上午八時許，王委員乘車來接，同赴機場，九時許，徐部長偕隨員方司長克猷、徐高參汝誠，鄧祕書和等至，即起飛，午後二時許抵渝市。

——全文完——

「董霖中國與國際問題論著」續評 顧維鈞

華岡出版部於去秋印行中外學者評介董霖中國與國際問題論著一書，由張曉峯先生作序，推崇備至。本刊於今年四月號載有紐約聖若望大學副校長薛光前博士書評，對之獎譽有加。頃得我外交界耆宿顧維鈞先生讀後贊語，特錄如左，以饗讀者。

· 編者 ·

余近閱中外學者評介董霖一書，頗饒興趣。蓋因各評介者所言要旨，與余意不謀而合，足見本書之可貴，自有其故，非余一人之偏見也。董君於國際問題研究有素，且曾從事現實外交多年，故其所言非與純據書本與理論者相同，其有裨後進自可斷言，用誌數語，以示欽忱。